

第五節 詩體試作 詩歌反映的探索精神

滄浪 148 首詩歌創作，詩歌的體裁形式種類很多，呼應詩論的論述。詩歌的內容性質豐富，可以看出其具有傳承與創新的探索精神。請參閱〔附錄二 嚴滄浪詩歌創作中「詩體」與《詩話 詩體》的比較〕。

在詩歌的傳承上：有純擬古者，或詩歌主題的擬古，如，閨怨詩、邊塞詩、遊仙詩；或詩歌形式的擬古，如古懊儂歌、東漢古詩十九首、上留田、估客樂。有藉擬古以抒懷者，或藉樂府之舊題、體裁用以抒發一己之情懷；或仿傳統詩歌之句式語法。

在詩歌的創新上：佔其詩作比例最多的贈酬詩，大部份皆為創新之作，其詩論提倡「詩法盛唐」，滄浪以盛唐為師，兼能融合南宋時代的學術文化特質，創作出屬於自己風格的詩作。

茲就其實驗精神體現於純擬古之詩作與傳統主題運用，藉擬古以抒情之詩作兩方面，前未述及者，以下略述之：

一、純擬古 實驗精神的體現

（一）詩歌主題意識的傳承與開發

1. 閨怨詩：

女子意不自得，謂之閨怨，或藉文字以攄情，詩人多仿為之。魏晉至唐，閨怨之詩特多。

滄浪擬閨怨之詩作：

西陵望

西陵終日望，不見有歸橈。

欲去猶回首，寒江起暮潮。⁹⁸

此詩有佇立於望夫山上，日夜盼望，終於化成「望夫石」的永恆不變之癡情；以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的瞬間萌生之怨悔。寒江暮潮，以景作結，怨情自在言外，滄浪

⁹⁸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1）。

善於以景作結，寫出遠神，自是其從唐詩體悟而來的技巧，在此亦將閨怨小詩經營得餘韻無窮，令人回味不絕。

閨怨

昨夜中秋月，含愁顧影頻。
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⁹⁹

此詩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的孤單寂寞，以及中秋月團圓，自己卻形單影隻的哀怨自憐。

又 閨怨

欲作遼陽夢，愁多自不成。
錯嫌烏臼鳥，半夜隔窗鳴。¹⁰⁰

有「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莫使到遼西」的憨癡情態，卻更多一分理性的自責，而這一分自責適足以暴露其壓抑的深情與深沈的哀傷，若無其事的自責底下深藏的哀傷，是無聲的悲泣，是累積長久的怨悱。「錯嫌」二句，為「怨」增趣，閨怨心理曲折由之更生波瀾，更增加藝術效果。

閨中詞

良人西去擊狂胡，妾在閨中對影居。
萬里長看天外月，一生空得夢中書。¹⁰¹

征夫久戍，閨中少婦癡望明月，癡想著：此刻萬里外的良人，也共看此明月，癡盼的良人不歸，癡盼的書信全無，唯能盼作一場春夢，夢中接獲良人捎來的訊息。滄浪用「擊狂胡」、「萬里」、「夢中」，起了暗示作用，引讀者作「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聯想。

蜀女怨

幾時離月峽，五見紫蘭凋。
塞雁隨魂斷，江花逐淚飄。

⁹⁹ 同上，(2)

¹⁰⁰ 同上，(3)

¹⁰¹ 同上，(9)

沙頭南北客，京口去來潮。
日日無消息，空登萬里橋。¹⁰²

用「峽」的心象，強調交通阻隔危險，「五」，五年，言時間之長久，塞雁已南歸，良人無消息，「江」、「淚」並置，哀怨的淚水如長江大河之多之長之永無枯竭之時。

「空登萬里橋」，糅合了「相逢不道遠，直至長風沙」與望夫山上望夫石的癡心女子的純情與深怨。

滄浪 古懊儂歌 六首，乃擬樂府吳聲歌曲之作。《樂府詩集 清商曲辭 吳聲歌曲 懊儂歌》引《古今樂府錄》云：「懊儂歌者，晉石崇綠珠所作。」《古樂府、懊儂歌》云：「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晉安帝隆安年間，民間市廛大肆流行傳唱訛謠，歌謠中有二句云：「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

懊儂，同「懊儂」，猶「懊惱」，悔恨、痛悔之意。滄浪 古懊儂歌 六首：

之一
五兩轉須臾，相望奈何許？
寄語黃帽郎，船頭慢搖櫓。

之二
君子如白日，願得垂末光。
妾身如螢火，安能久照郎？

之三
郎去無見期，妾死那瞑目？
郎歸見妾墳，應有相思木。

之四
船在下江口，逆風不得上。
結束作男兒，與郎牽百丈。

之五
朝亦出門啼，暮亦出門啼。

¹⁰² 同上（35）

蛛網掛風裡，遙思無定時。

之六

懊惱復懊惱，懊惱無奈何！

請郎且少住，聽妾懊惱歌。

滄浪 古懊儂歌 的主題是閨怨，情感基調是惱恨。其故事情節不模仿綠珠所作，亦不模仿晉代民間訛謠，而以黃帽郎之閨婦的怨情作為虛擬的藍本作一系列模擬。黃帽郎即著黃帽的船夫，《漢書 鄧通傳》：「（鄧）通以濯船為黃帽郎。」注：「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曰黃帽郎。」

拉繹之船夫，隨船而行，出入無定期，與閨婦聚少離多。閨中少婦乃有叮嚀其務必小心的「船頭慢搖櫓」之語。船夫久無音信，閨婦以「螢火」自喻，自哀自憐之自我否定意識，以「安能久照郎」宣告。用具體確實存在的實物「木」，象徵抽象存在的、只可感知無法捉摸、衡量、證明其存在的情。「相思木」，草木無情，尚且相思，何況相思致死的情癡？滄浪用「結束作男兒」，形象化地呈現閨婦的深情厚意，南宋的深閨婦人，願結裝作男子裝扮，在外拋頭露面，與夫君一同牽丈。情愛的力量有如此者，滄浪在此挖掘出了閨婦之癡愛所能產生的勇氣與力量。

南朝樂府民歌的花木蘭，女扮男裝的勇氣來自孝親；滄浪樂府民歌的黃帽郎婦，女扮男裝的勇氣，發自情愛。兩者皆無悔、無怨，唯其無悔、無怨，更見其愛情之深、之長。「風」中「蛛網」隨時會隨風而逝，希望也隨風幻滅，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是無時無刻的思念。滄浪用諧音雙關語，「網」，望，希望；蜘蛛吐絲，絲，思，相思，吐不盡的綿綿不絕的相思。

第六首，短短 20 言的小詩歌，復誦四次的「懊惱」，懊惱之情，隨復誦之重複類疊而增強，絮絮叨叨、碎碎念念，懊惱、悔恨、哀怨的深閨女子形象，鮮明呈現。滄浪運用語言的聲調與音韻所賦予的聲情之美，刻劃出形象之美。滄浪 古懊儂歌 襲用樂府舊題，傳承樂府閨怨之主題，並能另出機杼，開創新意，拓展並開發閨怨詩的主題意識，生命境界更高拔開闊，生命情調更婉約深邃。

2. 邊塞詩

中國邊塞詩之傳統，由來已久。自詩歌總集之始的《詩經》之《邶風 擊鼓》即有之，戍卒嗟怨，先是征伐敵國，以為可以凱歌而還，又遠戍邊防，歸期永斷，當年「執子之手」許下的願：「與子偕老」與家室白首相伴的誓言，永遠無法兌現，念之思之，能不愴恨？未免憂心忡忡，咨嗟怨嘆。

《楚辭 國殤》則是戰士壯烈為國捐軀之歌詠。此後戍邊征戰的詩歌，成為中國傳統詩歌的重要主題，厭戰的意識多於立功封侯的詠歎。漢樂府《鼓吹鐃歌 戰城南》，寫戍卒野戰格鬥而死，腐肉不葬，任鳥啄食，敗馬徘徊，向天悲鳴。古詩 十五從軍征，征者十五出征，八十得歸，歸返鄉里，唯見家人已成累累墳冢。之後，以邊塞征戰為主題之詩作很多，以「歌」命名較為人熟知者有北朝民歌 李波小妹歌、高適 營州歌；以「詞」命名者，有王之渙及王翰 涼州詞；以「曲」命名者，有常建、李白、盧綸之 塞下曲；以「行」命名者，有楊炯、李頎、王昌齡之 從軍行。詩歌風格，或激昂慷慨，或諧謔當哭，或感傷泣涕，其情感基調皆不出咨嗟怨嘆。其主題意識亦不出思歸厭戰。

滄浪有邊塞征戰之詩作，如下：

塞下絕句

莫被封侯誤，封侯似漢家。
君看城下骨，萬古一黃沙。¹⁰³

漢初功臣，大者封王，次者封侯（即封為列侯）。漢梁竦常以「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自我期許。滄浪承傳漢樂府 戰城南 之意緒，以「城下骨」、「一黃沙」之景象刻畫，表現反戰之意識。對於「封侯」之榮顯並未企求，反而突顯一將功成底下「萬骨枯」的荒涼與深哀，封侯是用多少戰士的身家性命堆疊而成的，其富貴榮華的背後充滿著令人不忍卒 的殘酷血腥！

滄浪即透視到封侯背後最殘酷血腥的真實，故以第三身敘事者全知的角度，從「古來征戰幾人回」、「將軍死，百戰無人歸」、「白骨纍纍無人收」、「野死不葬烏可食」等等傳統邊塞征戍詩歌描寫的史實，鍛鍊出白骨、黃沙的驚怖景象，白骨埋沒於黃沙之中，成為「萬古」以來的永恒，而為國捐軀化為白骨的戰士則又掩藏了多少家庭血淚。戰爭，成就了「封侯」，但犧牲了絕大部份的戰士，從這個角度言，滄浪自然蘊生強烈的反戰意識。

但邊塞詩可以表現的面向是多面的， 塞下曲六首 即嘗試進行多方面的描寫與呈現：

塞下曲六首 之一

孤城莽莽秋天外，盡日無雲空自哀。
忽怪一時天盡黑，合群寒雁向西來。

之二

渺渺塵沙散橐駝，風吹黃葉渡黃河。

¹⁰³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二(5)

羌人半醉葡萄熟，塞馬初肥苜蓿多。

之三

古戍秋生畫角哀，思歸泣盡望鄉台。
邊關日落寒風起，但見黃沙萬里來。

之四

一身遠客逐戎旌，落日蕭條望古城。
漸近磧西無水草，北風沙起橐駝驚。

之五

玉關西去更無春，滿眼蓬蒿起塞塵。
漢馬不歸青海月，悲笳愁殺隴頭人。

之六

天山一夜雪漫漫，虜去營空戰血乾。
十萬征人回馬首，天邊烽火報平安。¹⁰⁴

六首合觀，為一詩組，以征人戍邊所見所聞所思為筆墨重心，所使用的單詞與複詞皆不出邊塞意象，承傳傳統邊塞詩的質素，構成邊塞詩的肌理、生命。視覺意象、聽覺意象，甚而嗅覺、味覺、觸覺意象，兼容並蓄，繪製成一幅幅逼真生動的邊塞征戍圖。滄浪一生之中，未曾到過邊區玉關沙城，以傳統建構的邊塞理解，擬想著邊塞生活的種種景象與情感。

「孤城」、「塞雁」、「古城」、「寒風」的淒清；「塵沙」、「黃沙」、「風沙」、「蓬蒿」的荒涼；「邊關」、「玉關」、「青海」、「天山」是迢遙的邊陲；「橐駝」是荒漠的象徵；「畫角」、「悲笳」是胡樂，在空曠的荒漠傳響，引戍人久羈之悲思，摧征夫思鄉之清淚。「烽火」為「征戰」之借代，喚起讀者慘烈殺伐的實境懸想。滄浪此處推翻傳統意涵，以「烽火」借代「息戰」，與傳統意義完全相反，反其義作解，卻不害全詩原意，滄浪賦舊詞以新意，是新意的開創，亦是渴求平安的意識之體現。

「隴頭」一詞，為組合式合義複詞，詞意豐富，可以有多種解讀：或以自然景象解讀；或以人事狀況解讀；或自然與人事并存，不相矛盾且更豐富。

就自然景象而言：

「隴頭」，隴山之邊。隴山在陝西省隴縣西北，其下有隴關，又稱大震關，為關中西

¹⁰⁴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二(10) (15)

面之險塞，雍州之喉嚨。《秦州記》云：「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隴頭行役，引發悲思。滄浪乃有「愁殺隴頭人」之語。

就人事故實而言：

「隴頭」，漢橫吹曲名，其辭本之鮮卑，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樂府令李延年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樂器中有鼓、胡角、笳笛，馬上吹奏，為軍中之樂。

《樂府詩集·橫吹曲辭》引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聲如龍鳴，奪人魂魄，連魑魅都為之震懾。此乃今日所能見到軍隊中吹奏角這種樂器最早之記錄。「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半鳴，尤更悲矣。」軍中之樂，其聲悲涼，引軍士思歸。

職是，滄浪「悲笳愁殺隴頭人」之語，兼及在隴山行役之人，以及隴頭吟軍中音樂。行役之人踐躋隴山之地，瞻顧之際興起悲思是一層；行役之人聞聽笳笛之聲，久羈之餘引發鄉愁又是一層。滄浪詩歌，意涵豐富，往往言語之中蘊藏深意。

出塞行

將軍救朔邊，都護上祁連。

六郡飛傳檄，三河聚控弦。

連營當太白，吹角動長天。

何日匈奴遠？中原得晏然。¹⁰⁵

出塞 乃樂府橫吹曲名。乃張騫自西域取回長安的 18 曲之一。詩人援用樂曲名作為邊塞詩詩題。首聯、頷聯、頸聯皆對仗，六句的主詞皆與邊塞征戎有關。「將軍」、「都護」為官職名銜，其職務為鎮守邊關；「六郡」為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三河」為河南、河東、河內三河，此處泛指中原地區，言中原各地飛傳徵召曉諭之文書，詔令作好軍事整備。「朔邊」，北方邊地；「祁連」，匈奴語呼天為祁連，故祁連山又稱天山：非明指甘肅省張掖縣西之南祁連山，亦非確指新疆省境內之北祁連山，只是泛指邊塞地區。邊塞告急，乃緊急傳檄，調兵遣將前往戍守征伐。

「太白」，太白山，在陝西省郿縣東南，其山最高。古謠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接岫連輦，周五百里。」滄浪化用古謠「太白」、「去天」，用「太白」、「長天」，言戍卒在邊區紮營地點之高，戍守邊區人數之多。「匈奴遠」、「中原晏」，是征人久戍思歸之心聲。

首聯與頷聯倒裝，不照事件進行的時間順序敘述，具有倒裝逆勢的挺拔之姿。以將軍、都護急救邊地之勇猛形象為首聯，特意被突顯，頷聯才說明事件的原因。若照事件順序鋪

¹⁰⁵ 同上，(33)。

述，則為「六郡飛傳檄，三河聚控弦。將軍救朔邊，都護上祈連。」但覺平庸，無警拔之勢；倒裝逆起，則有突兀之感，其挺拔之姿讓讀者感受到震懾之力，從而產生雄渾的美感。亦可視為錯綜句法并倒裝逆勢之起式，原型為「六郡飛傳檄，將軍救朔邊。三河聚控弦，都護上祈連。」或者是「六郡飛傳檄，都護上祈連。三河聚控弦，將軍救朔邊。」之所以能如此多義繁複的排列組合，乃因首聯起句和落句是互文，頷聯起句和落句亦是互文。

關山月

今夜關山月，偏能照馬鞍。
盧龍征戍客，圓缺幾回看。
遙想金閨裡，應悲玉露寒。
黃沙三萬里，何處是長安？¹⁰⁶

《樂府詩集·橫吹曲辭·漢橫吹曲·關山月》引《樂府解題》曰：「傷離別也。古 木蘭詩 曰：『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相和曲有 度關山亦此類也。」 關山月 古樂府題旨，主要是抒征夫戍守邊塞思歸之情。梁元帝、王褒、徐陵、盧照鄰、李白均有擬古仿作。滄浪 關山月 在內容上，繼承古樂府，寫征人於戍守邊關之月夜東望，懷念家鄉。「盧龍」即盧龍塞，盧龍道，古又謂之長塹，自薊縣起，東經喜峰口，至冷口，沿著盧龍山蜿蜒之勢而建，峻 嶙折。三國魏武帝伐烏桓，出盧龍道。晉慕容儁治盧龍道紀事功，刻石嶺上。北魏高洋伐契丹，所趣之長塹。滄浪詩中盧龍即指此。唯非必然是實指，可以是藉塞道之名，作為邊塞詩之標幟。頸聯「金閨」乃閨閣之美稱。玉露指秋露，屬性為物類，沒有靈性、感覺。賦予人的靈性、感覺，其外觀瑩潔如玉，其感覺清冽寒冷。

滄浪以第一人稱征人，設身處地遙想留守家鄉的家室，亦幾回看月之圓缺，遙念著羈留邊關，久戍不歸的征人：妳必然企盼終夜，應是溫暖如春的閨閣，只因我的不歸使妳覺得孤單寂寞，淒清寒冷，一如濃重的秋露。乃是征夫一廂情願的設想，此詩滄浪繼承了邊塞詩之傳統，表現濃烈思歸的主題意識。

尾聯自既溫暖又淒清的溫柔臆想跳脫出來，回到數百里內，草木不生，唯見沙塵滾滾的現實處境沙漠之地，引用《詩經·邶風·擊鼓》的「何處公式」，用問句：「何處是長安？」顯露民謠的特色，其激問無可答覆，正因無可答覆，其意義就更深進一層。滄浪使用的「何處公式」，《詩經欣賞研究》作了詳盡的說明。¹⁰⁷

¹⁰⁶ 同上，(34)。

¹⁰⁷ 糜文開引用邢光祖在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席上的演講云：

在西洋詩裡一度風行的『何處公式』，原是中國詩人的家法，並且使用得更為圓熟。在諸國詩人唱出：

But where are the snow of yester-year? (去年積雪何處尋?)

邢光祖列舉唐詩七首中的詩句以為例證。糜文開歸納分析《詩經》中「于以」、「爰」的章句，並一一考證出其新義為「何處」者，條列成 15 則，以證明其主張是有根據的。其結論云：

其實中國詩『何處公式』的流行，何祇早上西洋詩七八百年，在更早於唐詩一千數百年的《詩經》時代，早已風行各地。¹⁰⁸

滄浪 關山月 的內容、主題意識以及語法的使用，都承襲了中國邊塞詩源遠流長的傳統。

塞下

鞍馬連年出，關河萬里賒。
將軍思報國，壯士恥還家。
大漠春無草，天山雪作花。
誰憐李都尉？白首沒黃沙。¹⁰⁹

「李都尉」即李陵，李廣之孫。善騎射，武帝時拜騎都尉，自請將步騎五千，伐匈奴，以少擊眾，遇敵力戰，矢盡而降。單于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而卒。滄浪「將軍思報國，壯士恥還家」、「誰憐李都尉，白首沒黃沙」乃言李陵史事。

「鞍馬」以部份代全體，借指騎兵；「關河」指邊地關塞。讀者從首聯起句與落句的聯合式合義複詞所指涉的意象，已得邊塞之意。「賒」強調將軍與壯士征戰之邊塞乃在萬里之外遙遠之地。時間之綿長與空間之遙遠，互相轉化，架構成遙遠的地方與古早以前的四度空間，造成孤絕的絕望之感，這孤絕之感落實於尾聯落句。頸聯純粹寫景，景中融情。

「大漠」與「天山」順承首聯之落句並為尾聯鋪墊：廣袤荒涼寒冷之地，關山阻隔難渡之險，報國之壯志，恥還家之效死誓言，步步進逼推行，層層累積堆疊，筆墨之流向，無法扭轉與移易，水到渠成，「白首沒黃沙」是必然的終結。所終結者，不僅是詩歌詞面所顯示的情節，李都尉及其他壯士都是悲壯生命的終結，而且是詩歌內在脈動澎湃奔流之聲勢的戛然而止，瞬間凝固。

文章結束了，餘勢仍在，餘韻仍在，讀者在音韻停頓的空白裡，聽到蕩漾的餘音，感覺到湧動的餘勢。以動作結尾的詩歌，全詩的情意蘊蓄其中，動作本身即具有不必言筌的含蓄美學的效果。

一問七八百年前，中國的詩人早已把這種『公式』蔚為風氣。（62年11月26日中央副刊）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55)。

二、藉擬古以詠懷 傳統主題的運用

滄浪有部份詩歌創作，乃運用傳統主題抒寫自己懷抱者，發抒自己的感慨，以紓解內心的憂懣。

抒懷感慨的詩篇，是中國詩歌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士人內心鬱積著憂懣，或傷己，或憂國，或憫時，或罹憂，長久蓄積，不得紓解。一旦遭逢外在人事或景物的觸發，則呻吟詠歎，如河水之暴漲，洪水之奔流，勢不可擋。職是，詠懷詩的情感常是強烈而激昂的，常有玄妙奇詭的想像，言語絢麗豐富，多彩多姿，語氣恣縱誇大。詠懷詩是詩人的任性，騷客的縱情。

中國詩史上，抒懷感慨詩歌的代表典型，可以上溯到《楚辭》，屈原的作品是不可忽略的。哀郢、離騷是其憂愁幽思之作，對當時社會的陰暗腐朽面的揭露，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對於當時的結黨營私、爭權奪利、阿諛奉承等風氣，有強烈的撻伐，結合現實的寫生和奇詭的想像，虛實雜糅，寓託情志，成為中國抒懷感慨詩歌的不祧之祖。後代詠懷詩的內容性質與情韻基調，承襲《楚辭》傳統，千古傳唱。滄浪詩歌創作，藉擬古以詠懷者，所模擬者，除了楚辭騷體之外，另有古樂府歌行體，以及古逸詩的各種體裁，諸如：操、吟、引、謠、樂以及三六言相間的地方歌謠。滄浪發揮其探索精神，把握傳統詩歌的主題意識，抒發一己的胸懷。

（一） 憫時命 ¹¹⁰

滄浪模擬屈原《離騷》的騷體形式與憂懣的感情基調，充溢家國憂戚與自我哀憫的意識。

憫時命之不當兮，去重華之日遠。
懷貞慤之操行兮，遭此世之洪澗。
志浩蕩以耿介兮，思低回而蹇產。
眾日進而蔽壅兮，何靈修之為怨？
因時俗之侷偃兮，背矩矱而不可化。
獨好脩以增媿兮，宜反謂余以多詐。
惟天地之不可正兮，指黃泉以為期。
欲余屈心以從俗兮，雖九死其猶不忍！

「眾日蔽壅」、「時俗侷偃」、「天地不正」，使貞慤的「余」受洪澗，雖自覺「蹇

¹¹⁰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三（114）。

產」詰屈，無處伸釋，至死也不願屈從世俗。

滄浪用抽象的概念化語言，連環往復纏繞糾結，糾合形成一個操行貞慤、憤世嫉俗、卓然獨立於濁世的高潔形象。使用的語言，繼承《楚辭》之原貌者，如：

「澆忍」一詞，此處作垢濁之意，出自：劉向《九歎 惜賢》：「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澆忍之流俗。」¹¹¹

「蹇產」一詞，此處作心中詰屈如連環之意，出自：《楚辭 九章 哀郢》：「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¹¹²

「眾日進」一詞，出自：《楚辭 九章 哀郢》：「眾踳踳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¹¹³

「侘傺」一詞，或作「侘穢」、「侘躓」、「劬勸」，此處作憂懼、遽惶之意，出自：宋玉 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生之侘傺。」¹¹⁴

「矩矱」一詞，或作「矱」，此處謂規則法度，出自：《楚辭 離騷》：「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¹¹⁵，莊思 哀時命：「上同鑿枘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¹¹⁶

「靈修」、「媿」、「九死」皆出於《楚辭 離騷》：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¹¹⁷

離騷 靈修之意謂其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滄浪憫時命「眾日進而蔽壅兮，何靈修之為怨？」靈修之意指上天、神明，用離騷「九天」之意，乃離騷靈修原意的引申與寓託。滄浪擬古而不落古人窠臼，以自我詠懷為中心，引申古人詞意，以求切合自我心懷之發抒。

以上 16 句為第一段，起句即明點詩題，主題為憫時命，感情主調為哀憫。寫「余」，品行卓異，注重修養，卻反被讒謗為多詐，余將不媚俗堅守潔行，九死不悔。

¹¹¹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第十六，台北：天工書局，民 83.3，頁 295。

¹¹² 宋·朱熹《楚辭集注》卷四，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76.10，頁 73。

¹¹³ 同上。

¹¹⁴ 同上，卷六，頁 119。

¹¹⁵ 同上，卷一，頁 21。

¹¹⁶ 同上，卷十四，頁 162。

¹¹⁷ 同上，卷一，頁 6。

為執太原之擾兮，蹈焦原之峻世。
沈淖而莫予知兮，吾愈嶢嶢而自信。
昔伯陽之逢紛兮，時亦去其遑遑。
繫周公之不復夢兮，曷疑尼父之惋傷？
陰與陽其鞳鞳兮，天與地其回薄。
八柱將撓兮，四極安託？
嗟余生之多艱兮，哀眾命之將落！
願披志以抽憑兮，思自近而不可得。
獨抑悒而無誰語兮？怳茫洋而焉極！
涕淫溢而瀉溶兮，向高穹而嘆息。
吾將遜俗以潔居兮，從巢父于箕山。
采三秀以咽蒼柏兮，聊以終吾以永年。

以上 18 句為第二段；中原紛擾，卻不能像舜七友之一的伯陽，受重用成為名臣，只能像孔子歎惋周公治道隱蔽，天地轉迫乃因八柱將撓折。筆端敘述亂象之後，一連串怨天怨地的激問，驀然中輟。筆鋒迴轉，移情移思於《楚辭·九章·抽思》的屈原，以屈原遷謫江南，怫鬱悲苦之情，不得自釋之思，世亦無可告愬者，唯有向穹蒼垂淚嘆息。既未逢遇，唯有遜隱，采薇咽柏以終。「伯陽」有二：一為與孔子同時，著《道德經》之老子；一為《呂氏春秋》所載舜七友之一的名臣伯陽。揣摩滄浪詩文，有渴求逢遇、治國之意。職是，此處伯陽作「舜七友之一」解。

滄浪引「巢父」、伯夷、叔齊遜出亂世之典故，以明己身處南宋紛擾之季，亦有隱居之志。

哀山谷之多風兮，霰雪冥冥而不見天。
豺狼縱目以相 兮，虎豹群而食人。
信自適而無所兮，蹇淹留而憺怳。
目眈眈而外浮兮，精專專而獨往。
搴太清以為珮兮，檻灑氣以為桂芳。
颯颯而並御兮，豈獨椒桂與江蘼。
厭此世之多囂兮，時遠眺而去之。
揭太乙之長竿兮，建招搖之飛旗。
天吳為余奔走兮，龍伯為余指麾。
折鄧林以為策兮，眇八合而驅馳。
左裾拂乎崑崙兮，右袂掩乎月窟。

訪混沌之所止兮，趨清冥而歷荒。
 忽撫盤古之頂兮，挽天皇之臂。
 敘予心而陳詞兮，曷為乎鴻荒之不再世？
 吾將揭北斗而量九州兮，均人命之所與。
 定日月之所舍兮，使長照臨此下土。
 又恐群靈之好讒兮，俾上帝之憑怒。
 不照余之精誠兮，吾將安愬？
 臨天路而徬徨，魂廷廷兮失度。

以上 38 句第三段，大量使用中國神話傳說與遊仙故事，從現實的正面敘述，轉入假設與幻想，色調浪漫，色彩繽紛，藻飾華麗，在滄浪 148 首詩作中，顯得鮮明而突出。或為其詩論中所云「當行」、「本色」之實踐。蓋浪漫的迷思、飛騁的幻想與瑰麗的采藻，本來即是《楚辭》之「當行」、「本色」，滄浪之仿作，亦當求合乎其當行與本色。滄浪堅實詩風之外，風格浪漫的詩作，不容忽視。「太清」、「灑氣」、「太乙」的道家術語，營構成蒼茫高曠無涯無際的空間，任由神思馳騁。「天吳」（見《山海經 海外東經》）、「龍伯」（見《列子 湯問》）、「鄧林」（見《山海經 海外北經》）、「盤古」（見梁 任昉《述異記》上）等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人物，虛構成幻境。奇偉瑰麗的想像世界，是在現實社會遭遇到挫敗，抱負不得伸展，內心的逃避與安慰。但是，現實的打擊太殘酷，心靈的創傷難平復，受讒謗的陰影仍盤踞內心深處，乃有「恐群靈好讒」、「上帝憑怒」的「徬徨」。滄浪藉「群靈」、「上帝」隱喻權威統治者，而「豺狼」、「虎豹」則隱喻金人、蒙古人的侵吞、鏖戰，以及地方盜賊的擄掠、殺戮。

滄浪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期待能有所遇合，希望國家強盛，沒有征戰盜亂。滄浪的傷亂意識，始終存在。

亂曰：
 遭余車以來歸兮，曾何足以舒憂？
 羌靈脩之不吾祐兮，於今之人其何尤？
 懷余情而終古兮，聊與化而逍遙。

以上 6 句為終曲「亂」辭結尾：天帝既不明察余之精誠，神靈不保佑，天庭亦不能羈留，徒喚奈何？社會理想無法實現，逃避神仙世界又不可能，迴轉余之車駕歸返人間，內心的憂懣至死無以紓解。

筆鋒再轉，跳脫人間濁世的怫鬱幽恨，追求與萬化冥合、無罣無礙、空寂虛無的逍遙。千種思量，萬般情懷，如夢幻魅影，無端無緒，糾結纏繞。一念之間，不待金剛獅吼，當

下即刻超越放下，雲開霧散，萬籟俱寂，明月高照。神識清明，眼前所見，清漪白蓮，一派清涼好風光。

南宋政治軍事上的內憂外患，催化並形成當代庶族士人的憂患意識；學術思想上：書籍大量刊刻流行，士人大量閱讀，知識豐富；理學書院教規下，教育成的士人儒生之社會擔當；禪宗、道家思想涵泳下的超然生命態度，在滄浪 憫時命 詩作中顯現。

滄浪之詩作于敘事性質或抒情性質，于遊仙題材或社會題材，于創新或擬古，其創作思維模式，經以上分析之後，可以歸納為：由繁複而單純。

（二）塗山操

天蒼蒼，
河水黃，
河流泱泱，大野茫茫。
伯鯀治水，九年無功。
四海赤子，化為魚龍。

鯀殛死，
堯震怒！
乃命禹，平水土。

水土平，
禹功成，
魑魅奔走人安寧：
平地栽桑麻，
山頭種蕎麥；
赤驥騰櫪，
黃牛上輓。

諸侯會同三千國，
嗟！
爾防風後至，奚為？

悠悠塗山，今昔所悲！¹¹⁸

¹¹⁸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三（116）。

操，琴曲名。鼓琴而歌者，乃因心有所憤窒，情有所矜憫，不得直諫，乃援琴而歌，寓託情志。

《風俗通 聲音》：

「其遇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害，困厄窮迫，雖怨忙失意，猶之禮義，不懼不憐，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後漢書 曹褒傳 注》引劉向《別錄》：「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以操為曲名，今日所能見到者有 箕子操、龜山操、水仙操，而紀錄最早者乃塗山操。塗山乃侯國名，塗山氏之長女，夏禹娶以為妃，生啟，夏以塗山而興。（見劉向《列女傳》之 母儀傳 及 仁智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載：「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歌曰：綏綏白虎，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之女，謂之女嬌。」滄浪塗山操繼承其操名，以歌唱塗山歌之夏禹事功為主題內容，但藉彼以喻此，借古以諷今，另有寓託。

禹治平洪水之泛濫，舜禪讓。禹得天下之位後，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史記、孔子世家》及《國語、魯語》皆記載禹殺防風氏之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主山川之君。

滄浪亟思有才能之君王治國，平息國家紛擾的滔滔如洪水之戰亂；有魄力之強勢君王親自行使政權，明賞功過，有罪過者，殺無赦。此乃諷諭君上大權旁落，任由權臣專擅。詩歌蘊意雖隱晦，讀者卻能從夏禹因塗山而王天下與塗山會群神，誅防風之事典中，聯想及南宋理宗時代，懦弱優柔之君與專斷跋扈之臣，古今兩起事件相類似之處。貶褒互相寓託，真意隱晦難明，得中國傳統詩教「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義。理宗寶慶元年（西元 1225 年）的江湖詩禍，對於詩人的影響，於塗山操又得一明證。

（三） 雷斧歌

窮崖之上，層峰之巔，神光夜半光燭天。
 山僧夢裡忽驚起，有物墮地聲填然。
 峰頭巨石似開劈，鬼物散走如飆旋。
 山僧曉見不敢取，有客識之為雷斧。
 持歸摩挲色蒼古。
 匣中往往出雲氣，窗外時時起風雨。

吾聞：陰陽之氣相搏為雷霆，變化翕歔常杳冥。
非若革鼉考擊之為聲，不知此斧何從形？
乃是比干之心，朱雲之舌。
一片忠憤氣，蟠鬱天地間。
千載長不滅，造化為爐巧鑄結。
嗟哉！指佞之草不復生，群奸睚 紛縱橫。
大弓寶玉爭竊取，豈懼鬼責并天刑。
我欲乘雲朝帝所，大叫天關排九虎。
乞將此斧借小臣，叩頭問天天更許。¹¹⁹

滄浪藉「雷斧」物類的屬性，鋒利、斬殺、凌厲、嚴峻，以及絕不寬貸地懲處醜類，諸種興象，作為寓託，表達自己的情志，發抒自己的抱負。上天入地，神光電火，挾雷霆萬鈞之勢，震耳欲聾之聲，向天帝借神斧，劈除群奸，氣勢如虹，一瀉千里，痛快淋漓，大快人心！

歌的體式，短者 4 言，長者 11 言。以韻腳的變換作為段落的分水嶺，每換韻則句法改變，節奏改變，情韻、氣勢亦隨之改變。

自起句至第 7 句押下平聲一先韻，為第一段，既暗扣詩題「雷斧」二字，又形象地介紹雷斧此神物之所從來，此神物之來乃有所本，且來勢填填，劈山裂石，摧枯拉朽，聲勢懾人。

沈括《夢溪筆談 神奇》云：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得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知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

滄浪寫詩，字字有本，事事用典，唯能渙釋典故之形跡，鑄鑄於無形。其 詩辯（一）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其此之謂也。滄浪非河漢九霄空談立論無著根處者也，此又一明證。

第 8 句至第 12 句，換韻。押上聲七虞韻，為第二段，言雷斧其色、其氣，并能興起風雨。平鋪直敘，文氣和緩，為下段蓄勢。第 13 句變換句法，由上段之 7 言轉換為 11 言，音節為 2、6、3，用拗口的音節與不同於尋常詩歌習慣常用的句法、音節，暗示所敘述歌詠者乃非比尋常之物，用聲調格律喚起吟歌者的注意。自第 13 句至第 23 句，二次換韻，

¹¹⁹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三（124）。

先押下平聲九青韻，次押入聲九屑韻。「結」、「滅」，音韻短促急收，有滅絕、絕斷之聲情意義。先言雷霆如何產生，再言雷聲如鼓如何形成？

《本草 鼃龍》載：

《釋名》：鮐魚、土龍、藏器曰鼃，形如龍，聲甚可畏，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雲致雨。性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夜鳴應更，謂之鼃鼓。

滄浪雷斧之聲，比諸敲擊鼃鼓聲勢更盛壯。其形如何？滄浪以其獨有的想像力，不承襲傳統，開創新的比喻，以比干赤忠之心，朱雲直言之舌，作以人擬物的轉化。由於轉化，賦予全詩更深一層的意義，由自然現象雷霆的形色、聲響、物性的狀寫，深化為歷史事件，再深化為崇高人性的讚嘆，則前面一大段有關物性狀寫的神奇瑰偉，深化成為崇高人性懾人心魄，令人敬畏者如此。讀者自此恍然大悟，作者極力狀物寫實，非筆墨遊戲，亦非賣弄學識「以才學為詩」，乃為更深層的意義，刻意使用的寫作策略修辭技巧。

《史記 殷本紀》載：

紂淫亂不止，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諫紂，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觀其心。

《漢書》六十七 朱雲傳：

初以任俠聞，嗣從師受業，通《易》及《論語》。成帝時，為槐里令，上書言：「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此于遊於地下足矣！」，以辛慶忌請，得免。後當治檻，帝命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從「比干」與「朱雲」兩臣表現的共同意識——忠，相同行為——諫，即可以了然領悟詩中所指稱的「小臣」為滄浪以第一人稱向天帝央請借斧頭之目的，此其一；所欲斬殺的「指佞之草」，乃指圍繞理宗皇帝左右的諛佞之臣。職是，滄浪《雷斧歌》之主題意識為忠誠憂國，乃藉擬古以抒懷之作。

（四） 上留田

天地一何久？	上留田。
人老一去無歸。	上留田。
松柏一何纍纍？	上留田。

勸君酒尊金疊。 上留田。
願君大家蠶桑， 上留田。
有絲織作衲襪。 上留田。
無為多憂色煩傷， 上留田。¹²⁰

上留田 為樂府名。

《古今注 音樂》載：

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

此上留田地方歌謠之特色，為每唱一句即有另一聲部幫腔，或稱和聲、散聲，形成兩個聲部的輪唱(Canon)，一種用對位法編製之複音樂之一。也有可能是朗唱(Speech-song)，一種一半朗誦，一半歌唱的方式。¹²¹可以確定的是，并非同一個人單獨唱完全曲。

我國的詩歌一向不脫離音樂。今人任二北編《敦煌曲校錄》著錄敦煌曲子詞凡 545 首，其中大半是民間的樂歌，保存了不少的和送聲。和聲用於詩中，送聲用於詩末。其作用：一則使詩歌之句法於整齊之中有參差之變化，形成詞句曲調繁富多變之美；再則更多人加入唱和，增強聲勢與氣氛，有聲腔之美。¹²²

傳統的性質內容為「悲歌」，滄浪此歌謠內容，乃模擬古歌謠之形式體裁，另創新意，嘆息生命短暫，未若天地之長久；人一老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未若墳上松柏之長存，把握生命宜趁早，不必顧慮太多，美酒、華服皆足以恣意歡謔。滄浪意識到生命無常乃有此抒懷之作。

(五) 思歸引

海上之草綠芊芊，洞門一閉今幾年，
仙驢去時留紫鞭，掛壁見之心惘然。
欲歸即歸亦由我，不待功成何不可，
堯舜不能屈由巢，自餘王侯何足交。
武陵春水綠堪染，就中亦有桑麻郊，

¹²⁰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三(136)。

¹²¹ 《古典音樂欣賞手冊》，台北：海頓音樂圖書館，民 65.6 初版，頁 235。

¹²² 邱燮友 唐詩中使用和送聲的現象，《中國詩季刊》第 5 卷第 3 期，民 63 年 9 月，頁 103
127。何寄澎 唐代邊塞詩與流行歌曲，《雄師月刊》第 40 卷第 1 期。

近聞秦人笑相語，待我東溪種碧桃。¹²³

滄浪 思歸引 表現任性、瀟灑、奔放與自在的詩歌風格。

「欲歸即歸亦由我」，以自我為中心的強烈意識，傳神寫出。「不待功成何不可」，不顧一切的任性灑脫，生動而傳神。「近聞秦人笑相語」堅決肯定避居桃源的欣樂。「待我東溪種碧桃」，對未來躬耕田園的生活充滿希望，是對已作的決定的自我肯定，也是對他生活的小宇宙的宣言。自我的意識，隱遯的意識以及生命自覺，可以因一念之轉，而使諸般煩憂即刻放下，因放下一念而可以放棄社會擔當，放棄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從責任的心理負擔中，自我解脫，從社會角色的外爍價值觀的束縛中解脫，也從南宋理學書院教育的行為模式與邏輯性理性思考模式中逸越而出。

句法 4、3 句法與 2、2、3 句法之間自由換轍，音節變化多而顯現輕快自由的情韻與氣氛。

起句「海上之草、綠芊芊」四三句法；「仙驥去時，留紫鞭」四三句法；「掛壁見之心惘然」改變為四、一、二句法；「欲歸即歸亦由我」句法又改變成為二、二、三句法；「武陵春水綠堪染」句法又再改變，成為二、三、二句法。換韻同時換句法，「就中亦有桑麻郊」在文法上使用有無句，有無句常會使句子呈現散文化的效果，但「就中」的文言語法，挽救其免於成為散文句式。在滄浪詩歌中，使用散文句式並不多。滄浪是反對「以文為詩」的。「堯舜不能屈由巢」二五句法，否定句，可以視為散文句式，以散文句入詩，造成散漫的效果，呈現心靈的閑散自在，可以視為滄浪為了營造全詩恣肆閑逸的感情基調而使用的文法策略。又否定句對於某一事物的否決，可以更有力地表達對於事物的堅定看法與情志。「屈」用作使役動詞，一則淡化散文的色調；再則具有使役的驅迫力，與否定說法，形成兩股相撞擊的力量，表現無法撼動的堅決意志。

情韻基調開朗、歡暢，沒有一絲悲愁的陰霾，遯隱的意識鮮明，內心仕與隱之間的衝突，此刻已隱去，不再是煩擾，放棄建功立業的偉願，息絕與王侯官宦的交遊，嚮往單純的栽桑種麻的田園生活。此種歸隱田園的主題意識，乃中國傳統文人詩作的重要主題之一。

思歸引 乃古樂府琴曲名。曲樂原創者，有其悲苦無奈之生命際遇，乃一賢貞女子吟詠以明志之辭，非文人歌詠以抒情之作。

《樂府詩集》引晉石崇 思歸引序 云：

「樂篇有 思歸引 古曲，有弦無歌，乃作樂辭。」

思歸引 原為琴操，但有弦樂，沒有歌辭。琴曲原創者之創作背景，甚為淒楚：

¹²³ 《滄浪嚴生生吟卷》卷三（120）。

《琴操》：

思歸引 者，衛女之所作也。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太子遂留之。女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作歌，曲終縊而死。

其歌曰：

涓涓泉水，流反於淇兮，有懷於衛。
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
坎坷何辜，分離厥菑。

試以古樂府 思歸引 創作時淒苦絕望之心情，與滄浪 思歸引 創作時之任真縱性對照，兩者內容並不相類。則知滄浪 思歸引 乃是藉擬樂府古題以抒己懷之作。